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七十三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三

庾亮

子彬義 蘇 弟釋 冰 條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世說德行篇注引父琛

在外戚傳文選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

氏譜曰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通之曾孫貴達至今

案亮為通之曾孫惟其祖之名不可攷譜言庾峻庾純

皆通子疑琛為純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御覽六

子詳庾衮傳注

引晉中興書作少風格峻整動由禮節世說雅量篇曰

好黃老能言元理庾太尉風儀偉

長不輕舉止又德行篇注
晉陽秋日淵雅有德量 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

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

掾不就隨父在會稽疑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

造之世說德行篇注晉陽秋日從父瑛避地會稽端拱

稽太守不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

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

文選讓中書令表注何法盛晉書日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

軍預計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讀史舉正日

相參軍未曾改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

官於文爲複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書鈔五十七引晉中興溫嶠

與書論釋作講論

與溫嶠

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
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
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
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以爲中書監
亮上書讓曰御覽二百二十王敦表曰中書令領軍庾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領軍如故文選理
學權輿曰庾亮讓中書令表注曰諸臣凡庸固陋少無
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
容逃難文選容誤作客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
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

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軍
十餘年閒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
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
譏旣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
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
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
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
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
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

京七族東京六姓

文選李注補正曰注六姓章德寶后和熹鄧后安思閭后桓思寶后順烈

梁后靈思何后何云六姓并馬氏言皆非姻族各以平之章德桓思本一姓也馬光亦自殺

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

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

一無薄也

二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

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

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邪由姻媾之私

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

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

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

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

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

讀史舉正

日案宗傳元帝時爲撫軍至此已進左衛將軍矣

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

與西陽王羨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旣而正色陳羨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

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
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
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
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
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秉宗帝室近屬秉國族
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
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
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
徵爲大司農世說假譎篇注晉陽秋曰中書令庾亮以
元舅輔政欲以風軌格政繩御四海而峻
擁兵近甸爲逋逃藪亮圖召峻王導卞壺並不欲亮曰
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亦反不削亦反遂下

優詔以大司農徵之峻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

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

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世說

容止篇注中興書曰亮不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

聽下制日妄起兵者誅

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水經江水注曰青林湖水

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

江水經注釋三十五日寰宇記舒州望江縣下引水經

注曰江水對雷水之北側有周瑜廟亦呼大雷神桐城

縣下云雷水又名雷池水又云大雷池水西自宿松縣

界流入自發源縣界東南積而爲池謂之雷池又東流

逕縣南去縣百十里又東入于海江行百里爲大雷口又

有小雷口晉庾亮報温嶠書云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乃

此地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六日雷池在望江縣東三十

里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

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案

帝紀云亮敗于宣陽門此建字爲宣之譌軍未及陣士眾棄甲而走亮乘小

船西奔

御覽一百九十五丹陽記曰七戰巷者庾亮與蘇峻戰宣陽門外峻初小退尋復來攻交戰者

七亮乃南奔故名

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樅工應弦而

倒船上咸失色欲散

世說雅量篇欲散作分散

亮不動容徐曰此手

何可使著賊眾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

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

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

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

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疑老子今日反

見求耶便談宴終日

世說容止篇曰溫忠武與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曰肅祖顧命不

見及且蘇峻作亂由諸庾誅其兄弟不足以謝天下于時庾在溫船後聞之憂怖無計別日溫勸庾見陶庾猶豫未能往溫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見之必無憂也庾風姿神貌陶一見便改觀談宴竟日愛重頓至又假請篇注晉陽秋曰溫矯聞亂號泣登舟亮噉薤因留白侃遣參軍王愷期推征西陶侃爲盟主

亮噉薤因留白侃

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

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

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

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

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

步兵萬餘四面來攻眾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

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尙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才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況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旣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

親覽萬機宜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
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
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宐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
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
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肝
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
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
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
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
有不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闕偷存視息雖生

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
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艸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謂之
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
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
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
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
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
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
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見無
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

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臬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勳邪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行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

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
盾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
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
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
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
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類聚五十一庾亮讓封公表曰觀聖賢之於名

爵敬戒之甚重豈先哲宜重之於古而聖朝可輕之於今耶譬猶迴太陽以消湛露運滄海以灌燎火其功易成其事

易立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

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

世說德行篇注

引晉陽秋

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

作大將軍

昌宋書禮志引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

不拘細目委任趙盾賈寔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
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
眾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
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
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
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
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
皆時之良也知今古顧問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
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

賈生願人主之美翼

元本作習

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

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
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
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
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
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人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
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
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
往日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
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覺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

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
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
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
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
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
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水經江
水注曰
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注云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
故曰邾也晉咸和中庾翼爲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
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與俊未知孰誤又以
張格度所陷自爾丘墟焉案峻與俊未知孰誤又以
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
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騫爲

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

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成帝紀作黃桓送于京都亮

當率大眾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十七史商榷五

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亮欲北伐石城在

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則在金陵矣必非也

頭字衍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

誅鋤眾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尙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

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

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河比及數年戎

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眾知存亡開反

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實

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郗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

如故固讓不拜

勞格校勘記曰本紀亮爲司空在咸康四年五月趙陷郗城在五年九月此書

拜司空在郗城既陷之後未免失次周家祿校勘記曰按成帝紀亮拜司空在遣軍伐蜀郗城被陷之先亮

自郗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

史錄尙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

太平廣記三百二十一甄異錄曰庾亮鎮荊州亮登廡忽廡中一物如方相兩眼盡赤漸漸從土中出庾乃以

拳擊之因而寢疾遂亡案本
書以爲庾翼事未知孰是

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

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曰臣謹
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
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覺近
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算略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凶彊
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
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
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效以
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
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

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世說

篇曰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顚

世說德行篇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世說德行篇曰庾云賣之必有

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浩慙而退亮在武

以爲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

至諸人將起避之世說容止篇曰庾太尉在武昌秋夜

南樓理詠音調始道聞函道中有履聲甚厲定是庾公

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御覽一百七

十六引九江錄曰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

至今名庾公樓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也三子彬義酥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也

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

之亂遇害世說方正篇曰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亮兒

恢女名文虎雅量篇曰亮有大兒數歲雅重之質便自

如此人知是天性溫太真嘗隱慢怛之此兒神色恬然

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此論者謂不減亮蘇峻時遇害

或云見阿恭知元規非假注庾氏譜曰會字會宗太尉

亮長子年十九咸和六年遇害阿恭會小字也案本傳

實采用世說而世說誤彬爲會別有庾彬爲南蠻參軍

見桓

元傳

義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世說方正篇注曰道恩庾

叔和太尉亮第三子拔尙率到懿炳位建威將軍吳國

內史宋書庾悅傳曰祖義吳國內史案義爲義之諱勞

格校勘記曰義又爲會稽內史見庾楷傳本傳失書時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

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四海之務其爲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賈誼歎息猶有積薪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奕世思盡絲髮受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寶泉述書賦注曰準字彥祖宋書南史庾悅傳準誤淮作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

勞格校勘記曰宋書悅傳追封新陽

縣五等男此失書案宋書南史悅傳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此亦不詳

準弟楷自有傳

餘字道季好學有文章

世說言語篇注徐廣晉紀曰餘風情率悟以文談致稱於時

叔父翼將遷襄陽餘年十五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

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

愚之徒畏威反善太平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

三年而剋樂生守齊遂至厯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

盛凶羯雖衰猶醜類有徒而沔漢之水無萬仞之固方

城雖峻無千尋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汭流之艱征夫

勤役有勞來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

尾俱進則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牽然之勢進退惟
思不見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
乎願迴師反旆詳擇全勝修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
甲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
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算其可者翼甚奇
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楊尹晉書校文四曰嚴傳不表
言尹丹楊此可補其闕除重役六十餘事太和初代王恪爲中領軍卒於官子
恆尙書僕射贈光祿大夫世說輕詆篇曰殷顗庾恆並
是謝鎮西外孫注謝氏譜曰
尙長女僧要適庾顗庾氏譜
曰恆字敬則仕至尙書僕射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蒙辟不

就東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惲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厯監梁雍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惲寬厚容眾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惲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惲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惲御眾簡而有惠州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惲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

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忧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

糧運不繼詔憚以將軍率所領還屯半洲

讀史方輿紀要八十五日

半洲城在九江府西九十里晉所築

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

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憚

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

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憚之

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問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

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

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憚

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侍衛將軍

讀史舉正曰案職官志無此名

勞格校勘記曰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世說賞譽篇下曰簡

文曰庾赤玉省率治除謝仁祖云庾赤玉胸中無宿物

注云赤玉庾統集入卷而誤統為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

純雖純則非尋陽太守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為建威將軍寧夷護

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痛惜之子

立之官至宣城內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

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世說方正篇注晉陽

秋曰少有檢操兄亮常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文館詞林四百

器之曰吾家晏平仲文館詞林四百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文館詞林四百

碑銘作祕書丞

碑銘作封西陽縣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
元和姓纂六作都鄉公誤
吳興內史元本作吳國成帝紀作吳郡世說任誕篇曰
吳興也文館詞林四百五十七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
孫綽撰庾冰碑銘亦作吳郡
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王舒傳曰時吳國內史庾冰棄
獻傳曰庾冰率三吳之眾驍戰不勝瑾商等破庾冰前
軍於無錫焚掠肆意世說任誕篇曰庾冰單身奔亡民
吏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籊條覆之時
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
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裴狹謂率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
潮江寄山陰魏家得免文館詞林四百五十七孫會稽
綽撰碑銘曰君乃東奔會稽遂與諸郡同舉義兵
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
健黨甚眾諸將莫敢先進冰率眾擊健走之於是乘勝

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

爲多

晉書校文四曰攷王舒傳冰同顧颺等與健交戰大敗奔還顧眾傳亦言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然

則冰敗

退確有實據此傳乘勝西進云云直莫須有之事至石頭之役溫嶠陶侃功居多移以屬冰亦過於褒

善縣

縣令冰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文館詞林

七孫

綽撰碑銘作封新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

吳縣開國公推而弗當

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

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

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

晉書校文四曰據孫綽所爲

休碑醜敢疏悃進號征虜

將軍在前爲會稽

內史時與此異

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

固辭不入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夙夜

類聚

五十王隱晉書曰乃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
心夙夜情存治道

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

之世說政事篇注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
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問牛

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網目不失皆是小
道小善耳至如王公故能行無理事謝安石每歎詠此

唱案此作殷羨與傳作殷融異融與
羨爲弟兄或各有陳說非一事也冰曰前相之賢猶

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

盡消禦之道冰曰立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

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

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

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墜遂令臣

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往魯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中元作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

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眾心乃定進

號左將軍

晉書校文四曰冰碑進號左將軍與前康帝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同時與此傳亦異

卽位又進車騎將軍

案文館詞林四百五十七孫綽撰碑銘冰進車騎將軍爲都督江荆

七州諸軍事時

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

此則敘于其前

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

西郡軍事領江州刺史通鑑晉紀西郡作四郡文館詞

言豫州之西郡軍事廿二史攷異二十七孫綽撰碑銘不

渡以後僑立豫州諸郡於江淮之間故江州刺史常兼

督豫州諸郡謝尚傳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

江州刺史諸郡哀帝紀與寧三年二月以桓冲監江州荆

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陽西陽新蔡潁川六郡軍事江

州刺史桓嗣傳冲既代詔西鎮詔以嗣督荆冲卒遷都督江

豫州之四郡軍事江州刺史桓伊傳桓冲卒遷都督江

州荆州之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桓伊傳桓冲卒

道子以其司馬王倫為江州刺史割庾楷四郡使倫督

之何無忌傳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

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所

云豫州四郡者西陽新蔡汝南潁川也四郡之中惟西

陽為豫州舊郡劉勰撰魏都賦顧卿驥馴馴其餘皆僑

置也勞格校勘記曰康紀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與此異周家祿校勘記假節鎮武昌以

日地理志豫州亦無西郡蓋四郡之誤

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覺故頻仍朝望國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願陛下暫屏旒纁以弘聽納今疆寇未殄戎車未戢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

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機猶兼聽將相或借訟輿人或
求謗芻蕘良有以也況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祿
數屬當其運否剝之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
往而傾首於將來者也實冀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
陛下弘天覆之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爲本勤訓督
以爲務廣引時彥詢於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
情僞必達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
舜豈遠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
行之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旣思日側於勞謙
納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

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

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

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

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

書鈔三十八引晉中興書不展作不振

命也如何

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

書鈔三十八引

晉中興書爲衾作爲斂

又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

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元和姓纂六曰冰生穆之案冰七子無名穆之者其字又不見於傳

傳載希子攸之蘊子廓之似穆之當爲冰孫林氏或誤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

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

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
衣皁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
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

世說豪爽篇注漢晉春秋翼風儀美勁才能豐贍

少有經

綸大略

世說言語篇注引漢晉春秋經綸作少有大度豪爽篇注引漢晉春秋經綸作少有大

京兆杜

父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

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

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

世說豪爽篇注漢晉春秋才名作盛名太平作清定便期之以

遠略作相期以寧濟宇宙之事初學記十八晉中興書

曰庾翼與桓溫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世說
言語篇注庾翼別傳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
日時論以經略許之

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文館詞林七張望撰翼碑銘作建武將軍案地理志無西陽郡水經江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西陽縣郡南注云郡治卽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爲弦子國宋州郡志惠撫和百姓甚得歡心書鈔七十五引晉中興書潁川庾錄作撫和百姓兩郡歸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

亭侯

晉書校文四曰據翼碑云時預謀克捷封都亭侯是翼獲封在前爲鄱陽守時所云預謀

克捷蓋指蘇峻事此以賜爵由於全石城疑非實錄及亮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

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穆帝紀永和六年七月庚午持節都

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

都亭侯庾翼卒世說言語篇注引庾翼別傳亦作以翼

都督七州晉書校文四曰據翼碑亮殂授使持節都督

江荆益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尋加江荆益

梁雍司六州都督後轉持節都督荊梁雍司冀五州軍事征西將軍

刺史如故尋加都督荊梁雍司冀五州軍事征西將軍

康帝崩授都督江荆司冀雍梁益七州軍事征西將軍

南蠻校尉刺史如故載翼歷官甚詳傳僅及督六州一

事脫略殊甚案碑所載七州與帝紀假節代亮鎮武昌

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

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

實

類聚五十王隱晉書曰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

人情翕然稱其才

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

數千人詣翼降

讀史舉正曰案戴開來降係建元元年七月事不應入此又遣使東

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給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

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

形于辭色

世說豪爽篇注漢晉春秋曰及繼兄亮居方州之任有匡維內外掃蕩羣凶之志翼

別傳曰翼爲荊州雅有正志每以門地威重兄弟寵授不陳力竭誠何以報國雖蜀阻險塞胡負凶力然皆無

道酷虐易可乘滅當此時不能將兵都尉錢頤陳事合埽除二寇以復王業非丈夫也

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

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

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
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
而翼請爲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
先是浩父羨爲長沙在郡貪殘晉略曰殷浩傳惟載羨爲豫章不云爲長沙當
是翼所劾免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
史文不具耳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不令物情難
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
也旣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
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僂豪彊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
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

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還作餘姚半年而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疆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悮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卽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

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

沔五百頃水通流

水經沔水篇曰沔水出蔡陽縣注云

沔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

西南竟陵之東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

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
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
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
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
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
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
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

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竝分見眾略復江夏數城臣登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糴穀艸不充竝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

文選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引王隱晉書作北去河洛案當以作河洛爲是

土沃田良方城

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馘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尙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啟聞翼時有眾四萬詔加都督

征討軍事師次襄陽

世說豪爽篇曰庾稚恭既常有中

堅作相忌兵畏禍與稚恭同異者久之乃果行傾荆

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注漢晉春秋曰初翼

軌發所部奴及車馬萬數率大軍入河將謀伐狄遂次

于襄陽翼別傳曰於是徵役三州悉其帑實成眾五萬

兼率荒附治戎大舉直指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

魏趙軍次襄陽耀威漢北

大起作三報徒眾

日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

世說豪爽篇徒眾

屬日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

避衰唯兄沐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

求鎮武昌為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

征西將軍

案世說言語篇注引

庾翼別傳作征南誤

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

東晉疆域志曰襄陽縣有撓溝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綬來荒遠務盡

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眾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

康帝紀作李恆

翼如廁見一物如

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荆

州刺史

世說識鑒篇注園客爰之小字也庾氏譜曰爰之字仲真

司馬朱燾爲南蠻

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

騎將軍謚曰肅翼卒未幾部將于瓚戴義等作亂

類聚七十

四庾翼集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都名動相制非爲治之本自今擣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云翼答曰今惟許其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彪司馬朱燾將軍

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旣廢爰

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

之而方之爰之竝遷徙于豫章

世說識鑒篇注引中興書曰爰之有父風桓溫

徙于豫章年三十六而卒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

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勢
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慎
滿覆之災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禹
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
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數華藻吻縱濤波方駕摺
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寡闕
安國之長算璿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
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
黜負圖向使郗鑒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台產安
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免淪昭憲是庾宗之大福非

晉政之不綱明矣懌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
僅存餘殃所及蓋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長
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戒盈
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晉書附注卷七十四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四十四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石虔子振

石康

豁弟祕

祕弟冲

冲子嗣

嗣子脩

弟謙

謙弟脩

徐宣

桓彝字茂倫

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作字茂綸案綸為倫之誤吳志孫綝傳注漢晉春秋曰彝

魏尚書令

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

世說德行篇注

階之弟

引桓彝別傳作十世孫元

父顯官至郎中

世說德行篇注引桓彝別

和姓纂四作榮八代孫彝

傳作父穎有高名案顯與穎字形相近未知孰是

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

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

類聚六晉中興書曰桓彝少孤家貧而性度高

器不以算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鑒世說德行篇注引桓彝別傳作識鑒明朗

拔才取士

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

交御覽六十七桓彝別傳曰彝與當世英彥名德

雅爲

周顗所重顗嘗歎曰茂倫欽崎厯落固可笑人也

世說容止

篇曰或云謝幼輿言

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拜騎都尉元帝爲

安東將軍版行送道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

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

書鈔六十引臧榮緒晉書曰莅官稱職名顯朝廷

於時

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徐宣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傳末又附徐宣事凡百二十言與此略同若於此文竟厯顯職之下增入八字云終左

將軍江州刺史而後條則盡芟之則文省而事亦無漏矣案洪氏曉讀書齋雜錄謂削去葬傳前數行似不如從錢氏芟去字安期通朗博涉葬遇之欣然停留累日宣傳爲是

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葬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世說賞譽篇作乃經年桓後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

所在葬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說

賞譽篇下上而字徐宣真海岱清士御覽四百二十六引郭子海岱作海

內因爲敕之卽遷吏部郎竟厯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

葬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室縣男丹楊

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

竊謂桓葬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如此今大

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

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竝非所堪但以

墳柏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

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

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山人易擾

可案甲以須後舉御覽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彝厲色

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

義無晏安御覽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作今社稷之難

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碗讀

方輿紀要二十七曰石碗市在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

蕪湖縣南三十五里有石碗渡

先據慈湖爲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
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
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
御覽四百十七引晉中興書下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
有如其不然重兵必至二語

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

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八日蘭石鎮在涇縣東南七十里又日俞將軍

走馬城在涇縣南四十里晉桓彝將俞縱嘗屯戍於峻此東晉疆域志曰涇有蘭石圖經在今縣東七十里

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
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

日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偶降更思後舉
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
時賊尙未平諸子竝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
輿地紀勝十九日晉桓彝墓在宣城縣北八十里賊平追贈廷尉諡曰簡咸安

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
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
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
案元和姓纂四作雲溫豁祕沖似雲爲長子本書溫傳但云彝子亦不言爲長子也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爲驃騎何充參軍尙書郎不拜襲爵萬室
男歷位建武將軍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

州刺史稱疾廬於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
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南陽太守假
節雲招集眾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眾皆嗟怨時溫執
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
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
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謝萬
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溫命豁
督沔中七郡軍事通鑑注辯正曰豁傳不載七郡之名而桓沖傳云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
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義
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沖豁相繼當此任則沔中七

郡之名當以冲傳為據胡氏以意揣之建威將軍新野

義成二郡太守地理志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

温既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以本紀攷之是時豁所監

二州傳所書意在省文而不知非其實也其後進監

益軍事又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及其卒也紀但書

都督荆梁益交廣六州諸軍事不及雍揚者以所督

止兩郡也梁益交廣六州諸軍事以其弟冲代之傳稱都

督江荆梁益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

州之河東軍事而本紀但云都督荆江梁益交廣七

州諸軍事不及揚雍司三州是其例也地理志孝武始

於襄陽僑立雍州仍立京兆始平扶風河南廣平義成

北河南七郡桓宣傳宣與李陽平襄陽陶侃使宣鎮之

以其淮南南部曲立義成郡此義成京兆兩郡得在荊州

界內也義成本以淮南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

人戶立故繫之揚州

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熙討之而南陽督護趙

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

勞格校勘記曰苑當作宛案趙弘既

是南陽督護下文又云追至魯陽則苑城確是宛城豁乃周家祿校勘記謂是臺城不在南陽殊失攷矣

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

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

謂史方輿紀要五十一日魯陽關在南召縣北五十里與

魯山縣分界即三鴨路口也

送於京師置戍而旋又監益益軍事溫

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

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退

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

刺史石秀沂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熙與序等游

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
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
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
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
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
邕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立風於
宗極故宜明揚仄陋登庸賢雋使版築有沖天之舉涓
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
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
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

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立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

一作華

望臣知所免竟不許及苻堅陷仇

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

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

世說豪爽篇曰石虔司空豁之長庶小字鎮惡年十七入未被舉而童隸已呼

爲鎮惡郎

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園中見猛獸

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

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

太平廣記一百九十一高引獨異志作猛虎踞躍

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沖爲苻健所

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

抗者

世說豪爽篇曰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

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

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

患瘡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

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宣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

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於石橋

讀史方輿紀要二十

一日石橋在壽州西北

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

而苻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

絕哭金革弗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

平太守

全晉文注曰案阮逸注元經六以此詔屬太元六年作御戎有方古今絕倫進冠軍將軍與晉

書乖異未知所據

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荊州刺史梁成

讀史舉正日案

堅載記作都貴

襄陽太守閻震率眾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

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

管城在安陸府西北百里故戍守處也水經注激水出新市東北西南流注于河河水逕都縣故城南又東激

水注之實日徽口管城蓋在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

剋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

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

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

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

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

求停厯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勞格校勘記日本紀在十四年蓋誤以荊州石

民爲追贈石將軍世說豪爽篇注引中追論平閭震功

進爵作塘侯案塘當從地第五子誕嗣讀史方輿紀要八十二日施王

屯在施州衛南十五里東晉末誕長兄洪襄陽太守洪

桓誕自稱施王屯據于此因名

弟振

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立爲荊州以振爲揚武將軍

淮南太守

異苑曰桓振在淮南夜聞人登牀聲聽之隱然有聲求火看之見大聚血俄爲義師所滅

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立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

東晉

疆域志曰臨沮縣有沮中振逃於華容之涌中立先令將

車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

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竝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

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眾二百謙

亦聚眾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

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

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旣而歎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眾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眾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

一本多宗之二字

於是自後而退尋

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敗眾潰而走後與該

子宏出自潁城

勞格校勘記曰據桓元傳乃苻宏非馮宏也案安帝紀及劉毅劉敬宣傳均作

苻宏東晉疆域志曰杜預左傳注雲杜縣東南有郢城蓋郢川城趙至傳云至隨至潁川復襲江陵

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

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

八日沙橋在荊州府北

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

奮擊眾莫敢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

斬之

石秀

初學記二十二晉中興書曰桓石秀豁第二子

幼有令名風韵秀徹博涉

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

甚爲簡文帝所重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

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御覽二百五十

五桓石秀別傳曰遷江州刺史非其志也治稱不煩

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

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

初學記二十二

以榮爵嬰心惟以弋釣爲事游覽樂足一邱

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

九井山

御覽四十六姑熟記曰縣南十里有九井山

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

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

御覽二百五十五桓石秀別傳曰縱心游覽善馳射望之

若畫初學記二十二引晉中興書徒旅作獵徒屬目謝作屬盼御覽三百九十二引晉中興書又作瞻盼謝

安嘗訪以世務默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從

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

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

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立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成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肥

勞格校勘記曰堅敗石民未爲荊州

之前此誤當作

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

周家祿校勘記

尋而苻堅敗亡

日河南

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

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襲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

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

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

孚吏部尙書苟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

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

刺史與遼共攻長社眾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

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

左將軍卒無子

世說忿捐篇注靈鬼志諸徵日初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時民忽歌黃曇曲日黃

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少
時石民死王忱為荊州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厯驃騎太傅長史
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立石生馳書報立立甚德之及
立用事以為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為司徒左長史立用事拜黃門郎御覽二百四十一

三晉太元起居注書錄三計此備煥廣一百日石綏啟校定四部書詔郎中四人各掌一部案石綏為

祕書丞不見於傳當左衛將軍立敗石綏走江西塗中

在為黃門郎之後聚眾攻厯陽後為梁州刺史傅

十七史商榷五十日塗當作涂涂中即今滁州

歆之所殺宋書傅弘之石康偏為立所親愛立為荊州以為振威將軍累遷荆

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立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遷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卽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尙書陸始等羅罪者甚眾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溫疾篤祕與溫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溫氣絕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於墓所放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

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棲尙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沖沖時貴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眊遇先沖卒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立篡以爲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

廿二史攷異二十
二日此所謂河中

七郡也桓豁傳

督河
中七郡
宣朔將軍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

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
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
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沖在
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
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沖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
彝亡後沖兄弟竝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御覽
四百三十二引俗說作孔夫溫乃以沖爲質羊主甚富
人疾患須羊解神不能得
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爲
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買德也御覽
四百

三十二俗說曰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東邊看射車騎
猶識之呼來問公識我不答云不識桓公曰我是昔日
買得郎也案德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
與得古人互用郡軍事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日以哀帝紀攷之六郡者
荆州之江夏隨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也
當云監江州及荆豫二州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
之六郡軍事文義乃安

江州凡十三年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爲中軍將軍都督

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周家祿校勘記曰揚
豫二州紀載作揚州

假節時詔賻温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

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

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莅

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

沖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權衡
沖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沖懼逼宣康三
年乃解揚州自求外出案世說尤梅篇注引續晉陽秋
及謝安卽下文所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
謂委之內相也

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
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
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
廿二史攷異二十二曰按本紀宣康三年五月以中軍
將軍揚州刺史桓沖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是
時未爲車騎將軍也先是徐兗二州刺史常以北中郎
將領之或加號平北安北將軍沖名位既重故加號鎮
北四鎮在四安以中軍將軍兼領鎮北將軍不別置鎮
北府其北中郎府官吏皆并入中軍府也今書改授車

騎將軍則與并中軍之文不相應又此時徐兗豫青皆無實土州所治者揚州之晉陵耳所云六郡不知何所指也自桓溫刁彝王坦之領徐兗二州皆鎮廣陵其單稱徐州刺史自沖始移鎮京口亦自沖始而京口遂專北府之名矣嗣後王蘊代沖爲徐州刺史鎮京口謝元除兗州刺史鎮廣陵而徐兗遂分兩鎮假節又詔沖及謝安竝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於安安意欲出蘊爲方伯乃復解沖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眾向壽陽讀史舉正日案序傳序未嘗爲宣城內史此事在太元元年通鑑作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兗州刺史爲是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

西涼無備斯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絕屢
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
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
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複又淮泗通流長
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
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
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
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
一舉乘風埽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
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

威闕關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
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荅曰醜類違天比
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內未一憤歎盈懷
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

元本作複

忠國之誠形於義旨覽

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閒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
窮兇虐用其眾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軍之
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

全晉文注

日案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注引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桓冲協隆治道與此詔相當後諱隆治字遂改易之耳

嘉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俄而豁
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宣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

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

孝武帝紀江荆作荆江無揚州以下三郡領護南蠻

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爲江

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

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洲冲既到

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

來荊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

原因江陵路便卽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

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屏陵縣

界地名上明

通鑑地理通釋引元和郡縣圖志曰三明故城亦謂桓城在松滋縣西一里居上明

之地而桓冲所築故兼二名苻堅南侵冲爲荊州刺史渡江南上明築城以禦之上明在縣東三十步明猶渠

也晉末朱齡石開三明引江水以灌稻田後隄壞遂廢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晉太元中苻堅寇荊州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州治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

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立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眾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河衝要密邇疆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疆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蒼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蒼始遭兄邵喪

周家祥校勘記曰劭誤邵

將葬辭不欲

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輅代之冲聞之而

怒上疏以爲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沖使石
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
京都詔歸沖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
郝貴守襄陽孝武帝本紀作郝貴沖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
燒河北田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
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城太守麴
常遁走三郡皆平勞格校勘記曰據本紀此事在太元九年傳列于此未免失次詔賜
錢百萬袍表千端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
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
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

已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

苻堅盡國內侵

世說尤悔篇注引續晉陽秋作聞苻堅自出淮肥

冲深以根本

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吏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世說尤悔篇注引續晉陽秋作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吾量賊必破襄陽而并力淮肥今大敵果至方示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眾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勦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

本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

世說尤悔篇曰桓車騎在上明敗獵東信至傳淮上

大捷語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爲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時年五十七贈

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冲性

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

世說賢媛篇注桓氏譜曰

冲娶琅邪王恬之女字女宗仇隙篇注桓氏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蔑女字姚晉案本傳所稱其妻不審爲王氏庾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

世說賢媛篇作婦更

持還傳語云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

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

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

初鄒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

安書云妙靈靈寶尙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
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
號哭盡哀後立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脩
崇弘羨怡世說品藻篇注引中興書作謙冲第三子三
蓋二之謗排調篇注引中興書云嗣車騎將
軍中子亦與
本傳不合

嗣字恭祖

世說排調篇注曰
勳奴桓嗣小字

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竝

爲桓氏子姪之冠冲旣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
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
所住齋應作版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
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

謚曰靖子肩嗣

肩字茂遠

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作肩字茂祖案肩父嗣字恭祖則肩不得亦字祖也

少有

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立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立纂位爲吏部尙書隨立西奔立死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勤用悽於懷其孫肩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

世說文學篇注引中興書作徙安成郡

及東陽太守殷仲文永嘉

太守駱駮等謀反

案駱爲球之誤當從安帝紀及殷仲文傳

陰欲立肩爲立

嗣事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

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

書鈔六十六王恂贍作啟以桓謙恪謹字太子中庶子曰東宮

之選宜盡一時之美中庶子管綜門下案傳不言爲中庶子非史文漏略即薦而未用也孫恩之亂

謙出奔無錫徵拜尙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

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立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

冲有遺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

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荆

楚立旣用事以謙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

謙兄弟顯列立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爲寧

都侯拜尙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尙書事立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懷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已守江陵振旣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於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立末雖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

之水經江水注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十餘里至

龍洞水經注釋三十三日一清案龍洞水亦曰龍鶴

華陽國志云蜀時以汶山險要自汶江龍鶴冉駝白馬

匡明皆置戍守卽龍洞也周天和元年置龍洞郡元和

志云故城在翼州衛山縣北十一里城之北境舊爲土

谷渾所居故曰防渾城蓋亦氏羌別種之名號也又曰

龍格通鑑晉紀義熙四年桓謙至成都縣龍爪灘之地謙

於龍格胡三省曰卽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謙

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

道占募百姓咸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水經江水篇曰又東過枝江縣南注云縣東北十里土

臺北岸有池洲長十餘里義熙初烈武王斬桓謙處王

氏水經注校本曰按何焯云宋臨川烈武王道規

也事見本傳朱氏箋誤以烈武王爲武陵王遵

脩字承祖世說排調篇注尙簡文帝女武昌公主厯吏

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尙之先遣何澹之

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旣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立立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竝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立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尙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續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

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軍頃之立破仲

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爲中護軍

立執政以脩都督六州世說排調篇注續晉陽秋曰修少爲立所侮於言端常蚩鄙之

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

侍立篡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寰宇記一百九日桓修墓晉元興中桓立篡位以弟修爲安城郡王及立敗修亦卒于郡墓在安福縣南五十

里案樂氏謂修卒于郡與本傳異恐失實

徐宣者東海郟人也元和姓纂二曰漢有河南太守徐守徐明又曰東海郟州自明居五

代孫宣過江東案唐宰相世系表十五下曰徐氏北祖上房豐生明侍中明生遷遷生宣宣子瑞瑞子師儉師

儉子超超子統統子台台子褚褚二子宣恭宣字安期吏部侍郎自明至宣凡十世與姓纂明五代孫宣之說

不合姓纂書本急就往往謗外恐猶不及史表之確本
傳下文云遷吏部郎本書於侍郎每單作郎疑卽此人
也少知名世說賞譽篇注徐江州木爲興縣令時廷尉

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

停浦中累日憂悵因上岸世說賞譽篇注引徐江州本

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世說賞

引徐江州本事作訪之與縣廨也令姓 宣清惠博涉相

遇欣然因留數夕世說賞譽篇注引徐江州本事 彝大

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

語在彝傳卽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案宣子

之欽之祕書監欽之子佩之達之佩之丹陽尹達之彭
城沛二郡太守達之子湛之尙書僕射司空湛之子聿

之聿之子孝嗣太尉餘干縣公孝嗣子演緄演太子中庶子演子況駙馬都尉緄鎮西諮議參軍祚之上虞令祚之子羨之司空揚州刺史南平郡公均見南史羨之本傳宋書徐羨之傳羨之子喬之竟陵王文學喬之弟乞奴

史臣曰醕風潛煽醕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

名教首陽高元作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死原軫免胄懷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況交

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喈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

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

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

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

基構迭汙隆龍蛇俱山澤冲逸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資立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寧俞之忠無救奕基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虔豁重世冲秀雙美國賴忠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爲羣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晉書斟注卷七十四